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六

唐 柳宗元 撰

說一十一首

天說

考之昌黎集中不見與公論所謂天之說者觀二公之出處亦相先後貶謫其同在朝之日亦不久作作之年月於他文無見焉然劉禹錫云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則其說首出於韓不

誣禹錫論三篇見其集茲不具載然公繼與禹錫書云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凡子之論乃吾天說附注耳其言云云三君子之所言學者覽其書當自得之也

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説乎吾為子言天之説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魯果切許慎説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一説有殻果無殻蓏也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

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癰音邕說文腫也瘍音陽說文頭瘡曰瘍疣音尤贅朱芮切謂贅肉也瘻音漏說文頸腫也一曰久創痔文里切說文後病也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蝎音曷木中蟲非螫毒音歇者草腐而螢飛腐音輔爛也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上倪結切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墾音懇耕治也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窾音款空也而又穴為偃溲音苑溺謂之溲築

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燧音遂燔音煩爇也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悴秦醉切倖倖音幸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其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一有之字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

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黄者世謂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

亡得喪於果蓏𤻏痔草木耶

鶻說

韓昌黎誌公之墓謂子厚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厄于窮裔觀公鶻說必有當途者昔賚子厚之氣力而今不知報者也其末曰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則其意昭然矣

鶻胡骨切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

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乙六切熱氣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跂丘弭去智二切舉踵也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則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喙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翮下革切是故無號位爵禄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㲉卵而知攫一有搏字食決裂之事爾㲉古候切鳥子生而須哺曰㲉自食曰雛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惟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逺而違

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呴呴而默（呴于遇切又況羽切）蒸也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梟堅堯切不孝鳥也鵂音休鳥名博雅怪鴟也）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呴呴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趯音逖跳也）其動砉然（砉呼虢切皮骨相離聲）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

祀朝日說

公貞元十八年為監察御史文正是時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周禮王者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國語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注云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也朝音潮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昭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

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國語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趣赦之注豎內豎襄名也聞之夕謂夕至于朝也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左氏昭公十二年楚帥師圍徐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注子革鄭丹夕莫見齊之亂子我夕史記齊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御鞅言諸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

諸田于陳宗注闞止子我也夕省事也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礱盧紅切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國語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注襄子智伯瑤也士茁智伯家臣茁仄滑切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黃門郎今之給事中云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公謫永州時作當時賦斂之毒民其烈如此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公取夫子之言以證捕蛇者之說理誠相似者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攣閭緣切踠音宛曲脚也瘻音漏說文頸腫也一曰久創癘音厲疾疫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

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殫音單盡也）竭其廬之入呼號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匐僵也）觸

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
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
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
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旱）叫囂乎東西（囂虛
嬌切一音敖）隳突乎南北（突陁沒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駭下楷切）雖雞
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恂音荀）而吾蛇尚存則弛
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
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

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甞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禬說

禮記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焉公貞元十九年時為監察御史主祀事因有是說禬音乍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

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於其水於其蟲蝗於其癘疫於其癘音厲疫前壁切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予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禬乃通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得而知也是其誕慢懒怳誕音但慢謨官反又莫半切懒齒兩切怳詡往切懒怳驚貌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無心也字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慢懒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

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哉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無上十字）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上音冒目少精）沓貪乎罷弱乎（罷音疲下同）非神為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嘆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

金滕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趍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均到下令屬縣去其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輙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郎到切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慢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公為是論以為道之不行其避世者當如聖人之言皆元和後廢退窮裔時作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桴芳無切）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者也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極一作拯）將復於至道而游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

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一無其字）而游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追一作迨）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適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一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恐之子也恐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按地理志臨賀在嶺南道賀州之屬邑公時已在永誨之道永之賀公作是說以送然誨之猶以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常人反復論辯有二書見於集具別卷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

所謂者箱也圜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杼直呂切周禮考工記行澤欲杼行山欲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詩戎車既安如輊如軒輊音致祥而曠左禮記祥車曠左注葬之乘車也革而長轂以戰革革車也轂音轂巢焉而以望巢本作轈省作巢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春秋楚子登巢車安以愛老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乘安車自稱曰老夫輜以蔽內輜音菑說文軿車前衣車後也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垂緌而以畋禮記武車緌旌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

於庭（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箱大車之箱也詩䟽車內容物之處為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揭音局戟持也蚤當為爪考工記注蚤謂輻入牙中者也）長而撓進不罷乎馬退不罷乎人者輈（考工記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却暑與雨者蓋（考工記輪人為蓋注蓋主為雨設也）敬而可伏者軾（軾音式車前橫板隆起者也）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揚氏仁義之林也其産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

沖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孿乎内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輮高以遠乎汚若盖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貨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

其内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懼圖其外者未至故説車以贈

讁龍説

觀其說不可謂無是理然其末曰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是蓋有所激而云當在貶謫後作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曄音饁光也被緅裘白紋之裏緅將侯切帛青赤色首步摇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悦之稍狎焉奇

女頩爾怒頩普丁切博雅艴頩怒色也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儷郎計切偶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堂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翛音宵羽敝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吳子武陵也元和四年到永此文當繼是而作然其氣有及于為天子求士者披辭窺貌終不能知人則其說又非徒作云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敎怒衝涌敎蒲沒切擊石薄水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斅舒為林木嵑嵲為宮室嵑苦曷切嵲魚列切誰其搏而斲之者斲音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上一作竅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刻芒臭朽馨

香采色之赤碧白黄皆寓也無裁而為之者（一無之字）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詭古委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遂其瞽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音務又莫侯切目不明）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一無恒字）多清明沖淳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

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令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横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羆說

韓其說云楚之南有獵者亦到永州後作然言四物之相畏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則在當時必有所指而言也

鹿畏貙勅俱切釋文貙劉也似貙能捕獸祭天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

百獸之音寂寂持弓矢罌火上音罵瓦缶也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趣而至其人恐困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捽昨没切說文持頭髮也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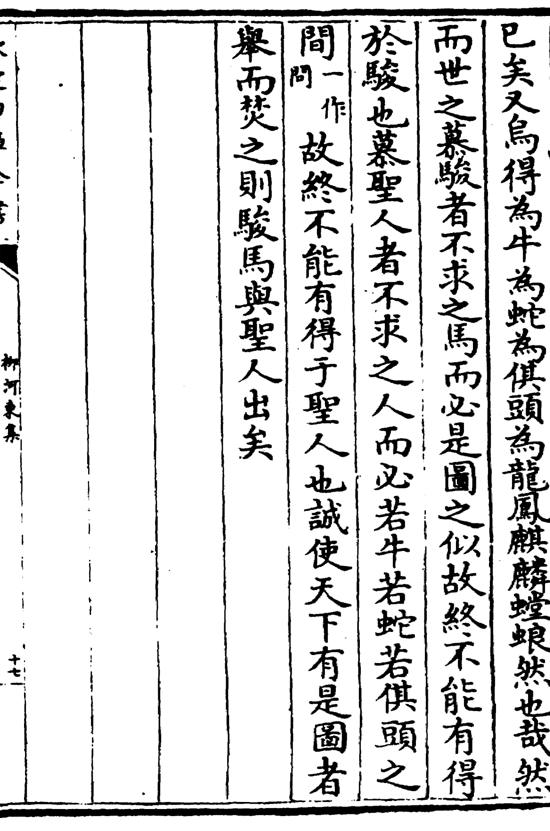
觀八駿圖說

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緑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渠黄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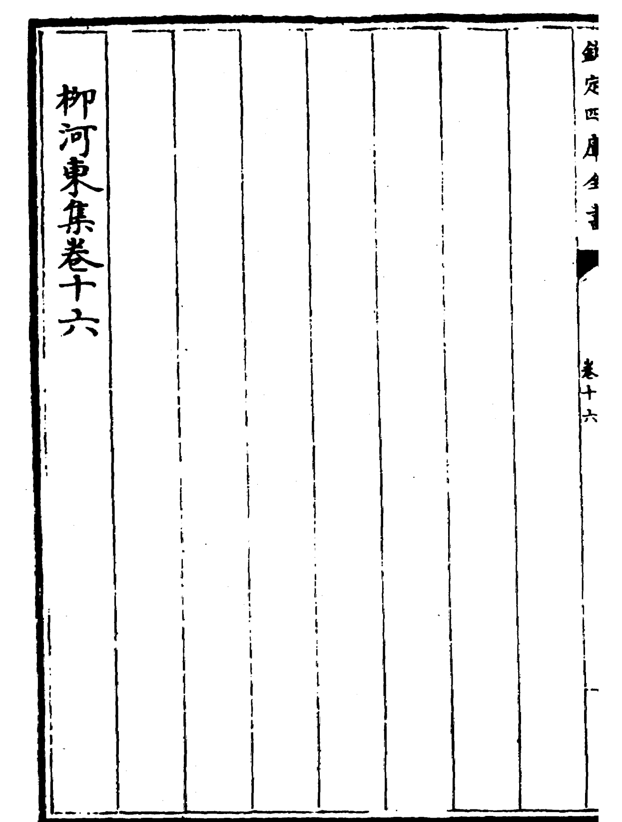
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莫此為詳晉王嘉拾遺記又記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其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侖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一作來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鶱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公蛙切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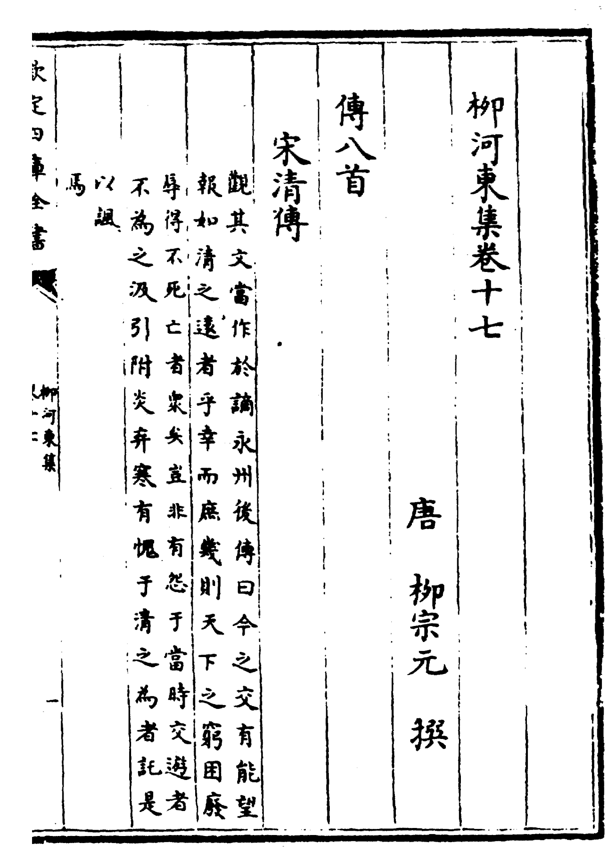
倛音欺方相也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數十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齕下沒切齧也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横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于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音蟻馬名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



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倛頭為龍鳳麒麟螳蜋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間（一作問）故終不能有得于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柳河東集卷十六



柳河東集卷十七

唐 柳宗元 撰

傳八首

宋清傳

觀其文當作於謫永州後傳曰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豈非有怨于當時交遊者不為之汲引附炎棄寒有愧于清之為者託是以諷焉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上以酧切下音售賣也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一作咸譽清疾病疕瘍者疕卑履切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

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賒一作賒）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怫音佛）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翦子踐切）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弃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

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槖駝傳

據傳曰其鄉曰豐樂在長安西當在貞元末年為藍田尉前從作其曰問養樹得養人其益于為政者豈獨當時然哉取其道而移之官則民得安其生矣橐音託駝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瘻隴主切尫瘻釋文傴疾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一有人字富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音字乳化曰

孳又津之切 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一作亦 不復顧其蒔也若子蒔音侍種也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焉字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

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而植（勗呼玉切勉也）督爾穫蚤繅而緒（繅蘇曹切繹繭為絲）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

嘻(一作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焉傳其事以為官戒

童區寄傳

詳其文當在柳州時作其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則未諳永時文也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以上父兄鬻賣(上音育)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鉗其廉切 梏姑沃切)至有鬚鬣者(鬣音獵)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

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絶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僮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

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顔証奇之（証音正又之盛切）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

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為荆軻副而往之史記作舞陽

梓人傳

傳蓋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設也其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又云其後京兆尹將飾官舍余往過焉此文當作於貞元十七年後調藍田尉及將拜監察御史時作封叔終萬年令公誌其墓見别卷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隙去逆切說文阸塞也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

礱音籠 斲音卓 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

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隷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

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衒音縣行且賣也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

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听魚隱切 听然笑也）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

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部鄙切毀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自謂歌詩類李白而未其名狂士也其所養可知矣傳所載富不誣其曰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誠有旨哉其曰赤之名聞江湖間赤永州

時作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

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閒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輾音展又足展女箭二切臥不閤口曰輾）又為書愽封之訖如廁久（一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到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之容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溷胡困切）

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汚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

及覺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乆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妻母訣其言辯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一作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蝜蝂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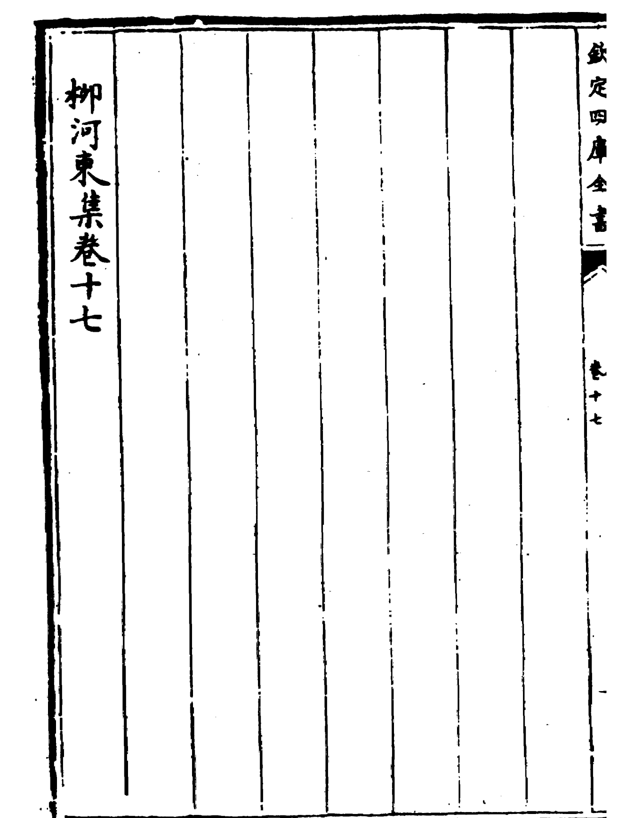
作之年月無見焉然傳之所言蓋指當時用事貪取滋甚者必元和後既棄黜而作　蝜音負蝂音版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卬音昂亦作仰）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固不散（固一作因）卒躓仆（上知利切下音赴又音副）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惟恐其

不稱及其怠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茍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者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一作悲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原闕

傳諸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詩言其事甚詳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題云曹文洽韋道安傳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者耶或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柳河東集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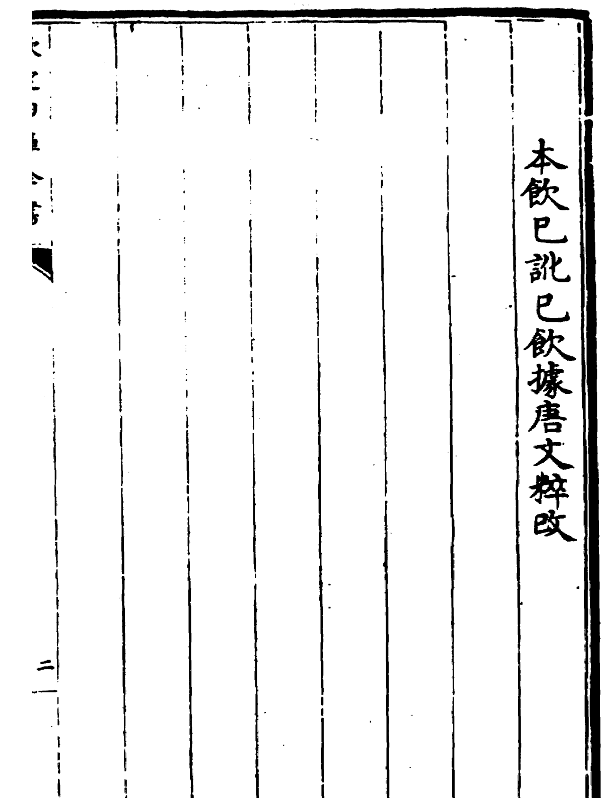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五第四頁後二行師直為壯曲為老刊本二為字脫據僖二十八年左傳增

卷十六第五頁前七行則朝旦之云也刊本旦訛拜據郭雲鵬本及唐文粹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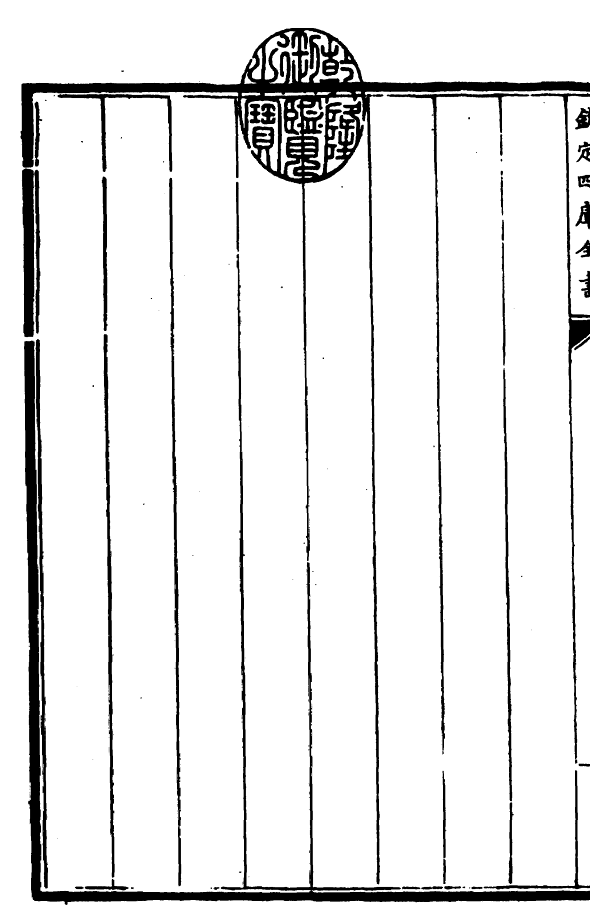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六行非神為之也刊本也訛耶據唐文粹及文苑英華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其覆車也必易刊本易訛矣據考工記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擊石濤水刊本水訛木揜郭雲
鵬本同案此用禮記山川出雲意作水字是據
校宋本改正
第十五頁後一行寂寂持弓矢嬰火刊本寂寂訛
昔云據郭雲鵬本改
第十六頁後三行或數十里而不汗者刊本數十
訛千百據文苑英華改
卷十七第十頁後五行飮巳而顔赤則巳去矣刊



本欲已訛已欲據唐文粹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浣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栩

謄録監生臣孟啟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十八

唐 柳宗元 撰

騷一十首

乞巧文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式云見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假是以自見其拙於謀巳耳文曰貶名絶命不負所知此文當作於貶謫之後皆元和以後作晁無咎取此文以變離騷系之

曰周鼎鑄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桔槔用力少而見功多抱甕者羞之夫鵲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偽因詆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者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騖要歸諸厚然宗元愧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餌馨香餐諸延切厚粥也餌仍吏切蔬果皆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吳均齊記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

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

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

纓弁束袵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

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轇轕上音交下音葛

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

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

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

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河鼓居其中靈氣翕歘呼勿切

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鼉螺蚌（上音嬴下音蚌）皆有所服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音戲山險也）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

絶命不負所知扑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女六切慙也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巳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上音陛又邊迷切下音岸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横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

喜惡默則憎憐揺唇一發徑心中原膠如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寃喑音陰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眭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喭哢飛走喭音弇哢音弄鳥聲駢四儷六錦心綉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矉音賓目恨張也頞音遏啄噣胃歐音嘔大赧而歸赧乃版切

塡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吶與訥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平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上音拳下音孿）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師屬音注）彼獨何人多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靑褎朱裳（褎音袖衣袂也）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

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毕凡吾所有不安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不安一作不敢

罵尸蟲文并序

酉陽雜俎載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代人眼中尸白姑代人五臓下尸血姑代人胃命凡庚申日

三尸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公之此文非曰誠然蓋有所寓馬耳公自貞元十九年以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俄而叔文敗公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然宰相哀才且困將湔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補袁州刺史而武元衡方執政謀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讒公者衆矣假尸蟲以嫉其惡端有所指也當在元和謫永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一無特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

為神帝神之尤者（一無者字）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纖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刑（一作形）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跪一作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纖卑潛窺默聽兮（窺一作覘）

[扎此居七切據二切]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詖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鬬為安佚譖下謾上[謾謨官切欺也]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睨五計反]走讒于帝遽入自屈冪然無聲[冪音覓]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脩蛕恚心[蛕胡恢切人腹中長蟲也]短蟯穴胃[蟯如消去消二切腹中虫也]外搜疥癘[疥瘙痒也癘疫氣也]下索瘻痔[瘻力鬬切瘡也痔治里切後病也]侵

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以付九關貽虎豹食（楚詞宋玉招魂詞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啄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下民彝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蓐收天之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將勑雷霆擊汝酆都（酆音豐）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

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觀其文蓋指當時以諂曲獲用者其言或因先容以售其媢則必有所指明矣繼之以病夫甘焉乃喜茲物以爲己適則又以見用者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盲徵矣皆貶謫後作與前篇相後先云

后皇植物楚辭九章后皇嘉樹橘徠服兮注后后土也皇皇天也所貴乎直聖主

取焉主一作王以建家國亘為棟楹上音涷下音盈齊為閫閾上苦本切下音域外隅平端中室謹飭一作飾度焉以几度時落切維量之則君子馮之以輔有德一作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揉屈伸木也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上音時下音衺用絶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垤上口交切何休公羊注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垤徒結切螘冢也反時燠寒欝悶一作閉結澀癃蹇一作塞艱難不可以遂遂

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惡巑岏上音攢下五官切銳上也高也含蜎孕蠹蜎蜎萬切木中蠹蟲也蠹音妬外邪中乾音干或因先容以售其蟜售音壽蟜音盤鄒陽書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𩲇沴閭計切相傷為之沴禍氣侵骨滛神化脉體仄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癖音僻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攣戚施踦跂上舉綺切曲也下丘弭切有跂踵國其人行脚跟不着地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

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選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朝歌回車鄒陽書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尊咨爾君子曷不乾乾音虔易君子終日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并序

（與前文先後永州作晁太史無咎取罵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蝮蛇文以附變騷系之曰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毒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放之焉）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蝮音覆毒蛇也）犯於人死不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音誓）肆其害然或慊（苦簟切恨也）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脘腫足（攣閭

緣切脘烏貫切腫時勇切爲癈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内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鬬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楧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窋汝居易汝庭不凌奥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

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一作夫）天形汝軀絶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脇惟行之紆目兼蜂蠆（上音峯下田邁切）色混泥塗其頭（一作頸）蹙恧其腹次且（上七私切下七余切）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趍志㪟害物陰妬潛狙（子余切）汝之禀受若是雖欲為鼃為螾（鼃音蛙蝦蟇也螾弋忍切螳螾也螳螾反行即寒蚓也）焉可得已凡

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揺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呐舌揺尾（呐音冉）不呈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薙他計切除草）葺吾楹室（一作害）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隟不萌（隟去逆切義與隙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抶（音迭）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

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内今雖寃焉後則誰賚一作賴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與前文先後永州作後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顔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則猴之類而小者也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静以恒類仁

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乃旦切則内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虛驕切又牛刀切勃諍號呶上音豪下尼交切唶唶彊彊唶子夜切又則伯切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沇吉切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上下結切下五狡切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

其嗛（音歉以頰聚食曰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齚猨（上仕革切齧也一作齕）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浟浟兮（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羣山胡兹欝其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上徒彫切下呂唐切）

吅葛兮衡目宣齗（魚斤切齒根肉）外以敗物兮內以爭辠排闘善類兮譁駭披紛（譁音華駭下楷切）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莊子腹猶果然音如字又苦火反飽貌）驕傲讙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號音豪旻音珉）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遂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做廉來同兮聖囚（蜚廉惡來紂之臣紂囚西伯羑里）禹稷合兮凶誅（謂舜用禹稷去四凶也）羣小人（一無人字）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孳無餘善與惡

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否備鄙切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趍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并序

元和十八年公尚為永州司馬至十年方召至京師當在八年夏作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咸無安處老弱燔死燔音煩晨不爨取亂切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疲蓋類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

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鸛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上五戈切 妖言曰譌）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又有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褫而磔之（磔列張也）（格切）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救羣材大施棟宇兮小敝草萊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爇而窮災（爇如劣切）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顛突兮户駭人哀祖夫

狂走兮倏忽往來嚮攸孽暴兮暴音剥混合妖台驗云救怢負之

孟夏兮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顡僵音薑踣蒲北切休炊息燎兮側

伏熿煤門甍晦黑兮啟伺姦回若墜一作隧之天兮若生

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盡已問之禹書山海經乃禹所撰故云畢

方是祟音遂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

地災皇所愛兮僇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

不懲兮衆㦧咸至㦧音訢皇斯震怒兮殄絶汝類祝融悔

禍兮祝融火神晉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海命之曰祝融注祝始也融明也回祿屏氣

回祿火神也 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 楚辭九歎考玄冥於空桑注玄冥太陰之神

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遑工衒巧莫救汝死黠知巫去兮 黠下八切 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 并序

據集元和四年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又與楊憑書云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而撫膺不能自止此文自言病痞且悸作於永州時也

余病痞且悸（痞部鄙切）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壯士切澱也）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鬻音育）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戌然慙愾然憂（愾口溉切）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歐開滯結兮毆（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

兮（訢音忻）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拙伏盃積塊兮悖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予疾兮昏憒焉塞（憒胡對切）余駭其狀兮徃尤于醫徵滓以覯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上音存下處脂切蹲鴟芋魁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畀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欹丘奇切亦作飲）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蝝蚳（上椎舩切蝗子也下文飢切蟻卵也）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忮害兮（忮音

實根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也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令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憩蠣文 并序

零陵永州郡名文作於元和末召之時

零陵城西有蠣于江蠣丑知切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沂蠣韋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

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醜山宜所綺二切〕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趍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溆溆湘流〔溆音敘水流〕清且徹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吽號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覬湘纍兮〔揚雄反離騷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注纍力追切諸不以犯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湄音眉〕涎泳重淵〔涎徐連切淵一作瀾〕物莫威兮蟉形決目

嵺力幽巨糾二切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上於危切下音移惟神高明胡縱斯兮僾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侵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并序

零陵永州郡名文蓋指事以寓意其曰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蓋端指貪利以損生

者文意皆指是非哀夫永之溺者而哀夫世之溺者云耳與招海賈之意同

永之氓（永一作零陵）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絶湘水中濟船破皆浮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涌兮浩滉蕩而無舟（滉戶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跻乎崇丘既摇頭（一作浮頤）而滅膂兮不恐（一作欲）釋利而離尤（離騷經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注離尤遭禍也）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摇首以沉流髮披鬤以舞瀾兮（楚詞大招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鬤如陽切亂髮也）魂倀倀而焉游（倀丑良切又音棖）黿鼉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嗟始貪贏以啚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

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巳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眛罻而蒙鉤罻音尉罻網也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紂衣寶玉焚於鹿臺榮夷公專利見周紀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一無民字貿音茂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與中人之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據文意亦永州作見無咎取以續楚辭系之曰昔屈原不遇於楚傍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已志而不可攝坦然念其故國至于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言之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言賈尚不可爲而又浮于海大泊渝淪八方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孰與上黨易野土入無虞而可樂哉上黨亦晉地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庭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以僥倖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盪音蕩泊一作汩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隳翻規切突陁没切滄

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上烏孔切下蒲沒切君不返兮逝恍惚一無逝字恍與怳同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嵲兮趠敕角切嶢午么切嵲午結切萬里一覩峷入泓坳兮峷才律切峷嶢嵲也泓烏宏切坳於交切視天若䀎說文與晦同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八首人面此為九首恐誤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䶨齴鱗文肌木元虛海賦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䶨士眼切齒不正齴魚蹇切齒露三角駢列耳離披山海經鮫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鮫音陵反斷

乂牙踔嶔崖齗魚斤切齒根肉踔敕教敕角二切踶也嶔音欽山高險蛇首狶鬣虎豹皮沈懷遠南越志鮫魚鯉也形如蛇而四尺沈瑩臨海異物志虎鯌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齒牙有似虎形或變乃成虎狶音希豕也羣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饑弱水蓄縮一作溺水張衡思玄賦亂弱水之潺湲兮注引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楚詞大招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注東海其水淖溺沈沒萬物也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鯨其京切鯢音倪搖搖嶷嶷魚力魚其二切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涵音含高下迾置滔危顛崩濤搜踠剡戈鋋時連切小矛君不返兮

耆沉顛其外大泊泙㴾淪泙音平水名谷也㴾於淪切水深廣皃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跌徒結切沸入湯谷離騷遠遊朝濯髮於湯谷注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淮南言日出湯谷入虞淵也舳艫霏解梢若木舳音軸艫音盧若木楚辭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海神名曰海若巨鼇頷首丘山頹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著隨波上下不得暫峙先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鼇音敖頷戶感切猖狂震航翻

九垓虩許逆切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恟音匈上黨易野恬以舒上黨路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賈而無虞也蹈蹂厚土堅無虞蹂忍久切踐也歧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反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孟子膠鬲舉於魚鹽之中范子去相安陶朱范蠡乗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之陶為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呂氏行賈南面孤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累千金後事秦莊襄王以為丞相封文信侯弘羊心計登謀謨煑鹽

大冶九卿居禄秩山委收國租桑弘羊以心計言利事折秋毫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權輸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之貨使商賈無所牟利於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賜弘羊爵左庶長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趍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䰟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来兮寧君軀

柳河東集卷十八

柳河東集卷十九

唐 柳宗元 撰

弔賛箴戒十五首

弔萇叔文

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魏獻子涖政悦萇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殁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壊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槩語其忠誠然也

公哀弘以忠死故弔云晁無咎取此文於變離騷裳音長

有周之羸兮羸力追切邦國異圖臣乗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欝命轉幽一作輔幽疹蠹膠密兮疹音軫蠹音古肝膽為仇一作為尤姧權蒙肖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横軀以抑高高圻陊兮陊文爾切說文小堋也一曰山推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壓乙甲切溺奴狄切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剽匹妙切狡古巧切怛就制乎強

國松栢之斬刈兮翦茸欣植翦烏孔切茸如容切又而隴切盜驪折足兮驪音離罷驁抗臆罷音疲鷙鳥之高翔兮夔狐惴而不食鷙音至惴之瑞切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兹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平聲騷云皇覽揆余于初度兮妬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憒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

廓而殄絕〈黕徒感切〉竭馮雲以䎋愬兮〈䎋音貢說文飛聲〉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沍音互涸音鶴又胡故切〉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兮〈一作比干之以仁義類兮一作比干之仁義兮一無義字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

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吊子忠甫（一作敬吊忠甫）

弔屈原文

晁無咎取以附變騷曰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以弔原至揚雄亦為文顛反其辭自𡸣山投諸江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竄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子厚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屈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慙矣余謂斯言誠有旨然公再逐而過湘江要亦不能無感云

後先生益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屈原為楚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讒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濵被髮行吟澤畔顔色顦顇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音覔擥蘅若以薦芳蘅音行離騷雜杜蘅與芳芷若杜若也皆香草名顧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一作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搶千羊切攘如羊切遭世孔疚音究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褏書益稷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注華象草華蟲雉也宗廟彝尊以華蟲等為飾羔音高羊子小曰羔褏與袖同衣袂也左氏襄十四年衛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袖先生之意益以言貴者不獲用而賤者又得以進御云耳牝雞

咿嚘兮孤雄束咮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咿音伊嚘音憂咮與喝同陟救切喙也益亦以喻賢者不獲伸其喙而小人反以肆其說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哇咬淫聲也哇烏瓜切梁元帝纂要淫歌曰哇歌咬於交切大呂六呂中之一也先生益亦以取喻云堇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堇音覲藥草烏頭也岸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櫰折火列兮娛娛笑舞櫰音裹屋椽周謂之櫰齊魯謂之桷娛娛一作娭娭譊巧之嘵嘵兮嘵馨么切與譊同說文懼也詩曰予惟音嘵嘵惑以為咸池咸池黃帝樂也便媚鞠恧兮美逾西施離騷有西施之美容恧女六切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瑱他甸切以玉充耳瑿

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俞俞跗緩秦緩皆古良醫也）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鍼與針同）但仲尼之去（一有舍字）魯兮曰吾行之遲遲（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令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悃苦本切愊拍逼切）蹈

大故而不貳沉璜瘗佩兮（瘗於罽切）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離騷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注荃蕙皆美香也荃音孫）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去王切眼眶也）呵星辰而驅詭怪兮（謂屈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呵而問之作天問假以稽疑而泄憤悶也）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一無夫字）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姱音誇奢貌矘音黨目無睛直視也）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

望平聲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芉為屈之幾何兮芉音敉國語融之興者其在芉姓乎芉楚姓也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

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間之毅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

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傷毅之有功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

晁無咎故亦取之於變騷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傍偟燕復為齊兮趙封毅於觀津號曰

即上所載畏誅降趙之意

望諸君尊寵毅以警動燕齊田單與燕君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

東海洋洋嗟夫子

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初毅去趙歸燕昭王問伐齊之事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樂毅約趙惠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諸侯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昭王以毅為上將軍趙惠王以相國印授毅并護趙楚韓魏兼兵伐齊其後又捐燕歸趙始終對趙之意可見矣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離騷經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跽巨

几切長跪也

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 并序

作之年月不可考先儒或以為到永州後作謂柳以附王叔文遂嘗與許京兆書云早歲與負罪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今又作此贊亦陰自解說益以桀比叔文言其居勢順便可以速得志云耳以叔文為桀而以德宗為湯是果公之意哉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

見矣夫何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

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憧昌容切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賛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厥狂作聖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日勝

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音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之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一作晦

梁丘據賛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欵皆齊嬖大夫也言於公曰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史晏子以為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説使有司寛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又齊侯田于沛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即梁丘據也公曰唯據與我和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此君所謂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者也夫以孟子之賢臧倉猶得以沮君而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方子厚貶竄遠方左右近臣有能一為子厚之地者乎其曰激賛梁丘誠有以哉

齊景公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賛卒賛於此媚余所仇激賛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

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音腴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圮部鄙切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賛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賛引并序

賛云零陵在永州時作也

霹靂琴上音僻下音歷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音欵空也一夕暴震為火之

焚至旦乃已其餘硜然倒卧道上硜苦東户宋二切石聲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載一作再徹道人天下之美幾丧余作賛辭識其越之左與右越如字禮記朱弦而疏越注云越瑟底孔也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為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

合其美超實為之賛者柳子

尊勝幢賛 并序

觀序云睦州於是誠馬不疑謂李睦州也馬孺人睦州之外婦馬淑也據集有淑墓誌元和五年五月卒而此序云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賛當同時作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非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馬不疑礱石六觚音孤史記漢興破觚為圜斲雕為樸觚謂方也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

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合賛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音隣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賛并序

靈昌滑州郡名也明皇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鬛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與公贊所狀皆合公嘗説周穆王八駿之圖可焚而獨於此贊龍馬之神此必有可信不誣者哉序稱盧遵從柳來南者此贊亦永州作集有送盧遵游桂州序叅其内弟云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示余其狀龍鱗虺尾（虺許尾切）拳毛環目肉鬛（音獵）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

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賛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倮力果切）踈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顏延年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理平和樂禮樂陳兮（禮一作百）鳴鑾在御大路遵兮（詩遵大路兮）世痝道悖還吾真兮（痝莫江切）哀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潛泳旋奫淪兮（奫於倫切）淵居海遊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阽音鹽又都念切猶危也）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賛之斯圖宜世珍兮

誡懼箴

或疑其憂懼二箴在貞元末年王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詞意亦貶謫後文云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一作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内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惰

師友箴并序

觀集中與嚴厚輿書在元和八年書云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此箴當作於八年之

前也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孟子離婁下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為友後薦仲於桓公以為相杜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如土蓋管鮑善交友者也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作之年月雖不詳然觀其詞旨當與前三箴前後作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謂秦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也訑音怡自得貌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

圖舉國造怨　晉厲公六年鄭倍晉與楚盟晉怒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強避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欲復戰晉患之鄢音偃

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既廢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出涕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若之何臧孫曰季孫愛我疾疢也孟孫惡我藥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靡備自盈秖益

為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瘉音愈又音俞

三戒并序

公之自序之意明矣戒言永某氏之鼠當在適永州時作

吾嘗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强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上音眉下音倪鹿子也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啖音淡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不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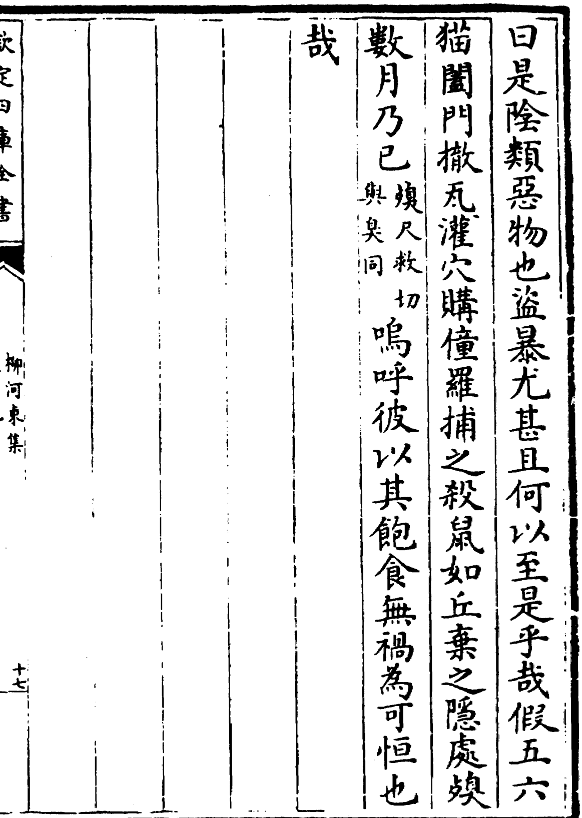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憖魚僅切恭敬也）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虎檻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

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一作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椸音移衣架也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累倫追切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


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𡟖數月乃已𡟖尺救切與臭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柳河東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第七頁後七行何休公羊注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刋本脱公羊二字角訛埆據公羊傳注改又螘冢也刋本螘訛塏今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飽貌刋本脱貌字據莊子釋文增

第十五頁前八行休嘉訢合兮刋本訢合訛宜訢案此用禮記天地訢合語據郭雲鵬本改正

第十九頁後四行與晦同刋本晦訛晦據周禮地

官不易之地家百晦句改
卷十九第四頁前四行岍獄之不知避兮刋本岸訛犴據文苑英華改
第四頁前五行娛娛笑舞案詩邛風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此二娛字疑是俁字之訛
第十頁前七行又益以序而爲他傳刋本而訛以據唐文粹改
第十一頁後六行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案唐文

粹無為馬二字疑此誤衍

第十二頁前五行渭水濱兮刊本渭作慕據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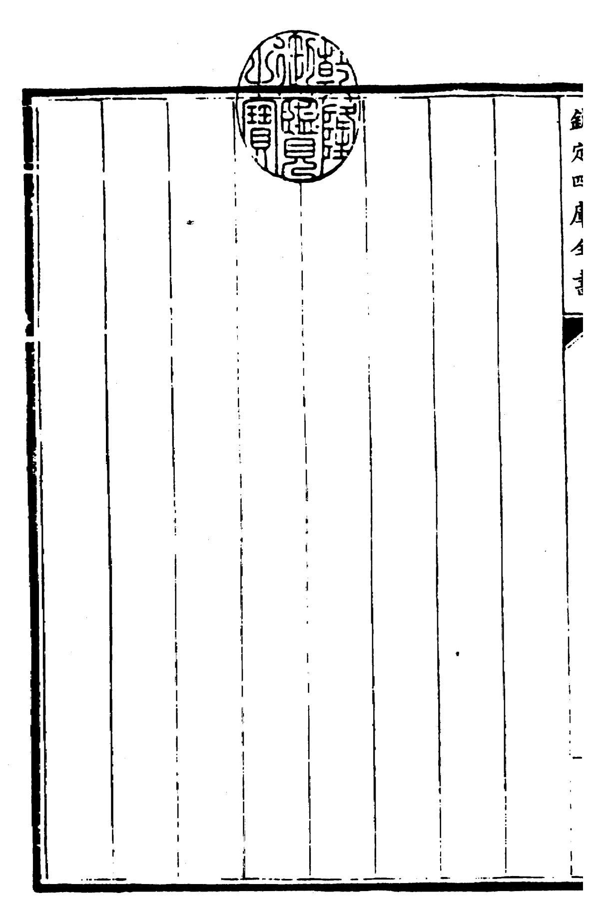
粹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淵居海遊刊本遊訛逝據唐文

粹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季孫若死四字刊本脫據左傳

增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貢生臣孟啟疆

謄録監生臣范栩